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GAOLONGBA

高龙巴

(法)梅里美 著 李辉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全译本)



GAOLONGBA

高龙巴

(法)梅里美 著 李辉 译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胡志恒
封面设计：嫁衣工舍
版式设计：中图传媒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高龙巴 / (法) 梅里美著; 李辉译. — 芜湖: 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2.12
(世界经典文学名著: 全译本)
ISBN 978-7-5676-0017-1
I. ①高… II. ①梅… ②李… III. ①中篇小说—法国—近代 IV. ①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290422号

高龙巴

(法) 梅里美 著; 李辉 译

出版发行：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
芜湖市九华南路189号安徽师范大学花津校区 邮政编码：241002
网 址：<http://www.ahnupress.com/>
发 行 部：(0553) 3883578/5910327/5910310 (传真)
E-mail: asdcbsfxb@126.com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制：三河市杨庄双菱印装厂
版 次：2013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规 格：787×1092 1/16
印 张：10
字 数：174千
书 号：ISBN 978-7-5676-0017-1
定 价：16.80元

凡安徽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图书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第一章	1
第二章	6
第三章	15
第四章	23
第五章	29
第六章	37
第七章	46
第八章	51
第九章	55
第十章	62
第十一章	66

第十二章	81
第十三章	87
第十四章	93
第十五章	96
第十六章	107
第十七章	115
第十八章	124
第十九章	135
第二十章	148
第二十一章	153

第一章

“为了能够报仇雪恨，请放心吧，
只需要有她一个人就够了。”

这是科西嘉岛尼奥罗地区的哀歌

181×年10月的初旬，英国军队里的一位杰出军官，就是爱尔兰籍的上校托马斯·内维尔爵士，从意大利旅游回来，带着他的女儿到达马赛，住进了博沃旅馆。一些非常狂热的旅客对旅游地的赞不绝口产生了反作用，时至今天就有很多旅游者为了显得自己与众不同，都信奉贺拉斯^[1]说过的那句话：“毋赞美任何事物”，^[2]对一切都不应该觉得惊讶。上校的独生女儿莉迪亚小姐就是这类对任何事物不惊讶的旅客之一。她认为《耶稣变容》^[3]平淡无奇。而那正在喷发的维苏威火山并不比伯明翰的工厂烟囱更壮观。总而言之，她对意大利最大的不满就是这个国家缺乏一些地方色彩，而且缺少个性。对她说的这几句话的意思随你怎样解释都行，几年之前我还十分明白，但是今天已经不甚了了。最开始的时候，莉迪亚小姐自以为在阿尔卑斯山南端的角度里能够看见许多前人所未见过的事物，而且回国以后能够同

[1] 贺拉斯，拉丁诗人，与维吉尔齐名。

[2] 这句话的原文是拉丁文：“nil admiraai”，是贺拉斯在他的《书信集》里所说的，他认为幸福的秘诀是对任何事物都不惊讶。

[3] 《耶稣变容》是拉斐尔的名画，藏在梵蒂冈。

汝尔丹先生^[1]，跟那些叫作君子的人谈论一番，所以洋洋自得。但是不久之后她就发现无论她走到哪里，她的那些同胞都已来过，要找出一件从前无人见过的东西根本不可能，因此她就一变而为反对派。坦白说，最令人难堪的事情是，当你一说起意大利的那些奇观胜景时，就会有人问你：“你一定曾经看见过某地某某宫中的那幅拉斐尔的名画吧？那真的算得上是意大利最美的东西了。”——不料这恰恰是你漏看了的。既然每一样都看太费时间，那么最简便的办法还是否定一切来得干脆。

住在博沃旅馆，莉迪亚小姐还碰到一件叫人特别恼火的事。她从旅游中带回来一幅十分好看的速写，那副速写画的是塞尼城^[2]的佩拉热城门^[3]，或者称变石建筑城门，她觉得一定没有人画过的了，可是谁知道她在马赛遇见弗朗西斯·芬威克夫人，那位夫人给她瞧自己的纪念册，她意外地发现在一首十四行诗和一朵枯萎的花儿之间，也出现了上述那副速写中的那扇城门，而且用的是非常强烈的锡耶纳^[4]的土黄色。莉迪亚小姐一气之下把那幅塞尼城门顺手给了她的贴身女仆，从此之后她对佩拉热式的建筑不再尊重了。

内维尔上校似乎也感染上了这种烦恼的心境。从他的妻子故世之后，他对所有的事情，都采用莉迪亚小姐的眼光来看。对他而言，意大利的最大过错就是不该使他的女儿感到烦闷，所以这

[1] 汝尔丹先生是莫里哀的著名喜剧《贵人迷》的主角；所称“君子人”见第三幕第三场。

[2] 塞尼城在罗马之南。

[3] 佩拉热是前希腊古代的一个民族。

[4] 锡耶纳是意大利的城市。

是世界上最讨厌的国家。他对那些绘画和雕塑的确无话可说，他可以断定的，就是这个国家是打猎最最蹩脚不过的地方，他必须顶着大太阳在罗马郊外的田野里奔跑40千米，才可以打到几只没有价值的红山鹑。

在到达马赛后的第二天，那位上校请他以前的副官埃利斯上尉吃晚饭。上尉刚在科西嘉岛住了6个星期的时间。他对莉迪亚小姐十分精彩地讲了一个绿林好汉的故事，这个故事有一个特点，就是和他们从罗马到那不勒斯一路上经常听到的那些盗贼故事截然不同。在吃到餐末点心的时候，就只剩下两个男人以及几瓶波尔多葡萄酒，这时他们谈起了狩猎。上校得知科西嘉是一个适合狩猎的好地方，猎物之丰富，以及种类之繁多，是其他任何地方也比不上的。“在那里能够见到很多的野猪，”埃利斯上尉说道，“应该学会把它们同家猪区别开来，因为它们看起来实在惊人地相像；如果打错了家猪，猪倌们就会来找您麻烦。那些猪倌们全副武装，从被他们叫作杂木丛林的小树林里钻出来，要您偿还他们的牲口，而且还要嘲笑您一番。那些猎物中还有盘羊，这种十分奇异的动物在别的地方是看不见的，因此是狩猎的好目标，但是很难打到。另外还有鹿、黄鹿、野鸡、小山鹑，等等，品种十分繁多，在科西嘉遍地都是，数不胜数。上校，假如您爱打猎，那么就到科西嘉去吧，在那里，就如同我的一个旅店主人所说的一样，您可以射击任何猎物，从斑鸠到人样样都行。”

在他们喝茶的时候，上尉又给上校讲了一个株连旁系亲属的复仇^[1]故事，使莉迪亚小姐再度听得入迷。这个故事比前一个故事更古怪，结尾的时候上尉还特意把当地怪异、蛮荒的外貌，

[1] 这种复仇是以仇家的近亲或远亲作为报复对象，故名。——原注。

以及居民奇特的性格，还有他们的好客风气和原始的习俗，向莉迪亚小姐一一做了描述，最后终于使她对科西嘉这地方狂热迷恋起来。接着，上尉送给她一把精美的小匕首，那把匕首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形状，而且也不在于它镶了铜，反而在于它的来历。它是一个著名的绿林好汉以前转让给埃利斯上尉的，而且保证它曾经刺进过4个人的躯体。莉迪亚小姐把那把匕首插在腰带里，接着又拿出来放在床头柜上，睡觉以前总是把它从鞘里抽出来两次。但是上校这方面，却奇怪地梦见他打死了一只盘羊，那个主人要他付偿价金，他只得心甘情愿地照付了，因为这种盘羊是一种非常怪异的野兽，身体长得像野猪，但是头上却长着两只鹿角，而且还拖着一条野鸡的尾巴。

到了第二天，上校和女儿两个人单独吃早饭时，上校说道：“昨天听埃利斯讲，科西嘉岛上有丰富而且惊人的猎物，如果不是那地方离这里太远，我确实很愿意到那里去过半个月。”

“那好啊！”莉迪亚小姐高兴地回答，“那我们为什么不到科西嘉去呢？当您在那里打猎的时候，我就可以在那里绘画；如果我能够把埃利斯上尉所说的那个山洞画到我的纪念册上，那我才得意呢，听说那个山洞是波拿巴小时候读书的地方。”

上校表达出来的愿望，得到女儿的一致赞同，或许这还是第一次。这个出乎意料的一致使上校十分高兴，然而他足智多谋，有心说出许多种不同的看法，因此把莉迪亚小姐的一时兴致激励起来。他提出那是一个十分蛮荒的地方，女人在那里旅行有着很大的困难，等等，但是没有用，她好像什么也不怕，骑马旅行是她最喜欢的事情，安营露宿也可以算作是她的一大乐事；她甚至连小亚细亚也想去走一遭试试。总而言之，每次你说一句，她就会答一句，而且句句把你驳倒；正是因为从来没有英国女人到过

科西嘉，所以她决定非去不可。等到将来回到圣·詹姆斯广场，把纪念册拿出来给众人看时，该有多么得意风光啊！——“亲爱的，为什么您把这幅如此可爱的图画这么快就翻了过去？”——“哦，那其实不算什么。只不过是画的一张速写，画上画的是为我们当过向导的一个科西嘉的著名强盗。”——“怎么办呢！您居然到过科西嘉？……”

那个时候从法国到科西嘉还没有汽船，他们四处打听有没有即将起航的帆船，开往莉迪亚小姐准备探险的那个岛。在当天，上校就写信去巴黎，退掉他们已经预定好的房间，又和一个科西嘉双桅纵帆船船主谈妥，乘他的船前往阿雅克修^[1]。在船上有两个以前没有装修过的房间。他们把一些食物装上船，船主向他们极力保证，说他有一个老搭档水手是一位十分高明的厨师，他煮的普鲁旺斯鱼汤谁也比不上。船主又断言说小姐在船上一定会觉得很舒服，一定会一路风平浪静。

除此之外，上校遵照了女儿的意愿，规定船主不可以搭载任何旅客，而且还必须沿着科西嘉岛的海岸行驶，以便可以观赏山景。

[1] 阿雅克修是科西嘉省的省会。

第二章

到了开航那一天，一大早的时候所有的均已收拾妥当，全部都装上了船，但是船必须等到傍晚起风时才能出发。在等待的时候，上校带着女儿在克内比埃尔大街上悠闲地散步，船主走过来请求上校准许他搭载另外一个乘客；那位乘客是他的一个亲戚，也就是他家长子的教父的远房亲戚，有急事必须马上回科西嘉故乡，但是苦于找不到可以搭乘的船。

“他是一个特别叫人喜爱的青年，”马泰船长补充说道，“而且也是军人，他在近卫军轻步兵里当军官，假如那一位^[1]还做着皇帝的话。他现在早已是上校了。

“既然他也是军人……”上校回答道，他还没来得及说出，“我十分愿意他跟我们一起走……”时，莉迪亚小姐已经开始用英语叫嚷起来：

“是一个步兵军官！……”因为她的父亲在骑兵里服役，所有她对别的兵种都瞧不起，“他或许没受过教育，或许要晕船，这样会把我们的航海乐趣全破坏了！”

船主一句英语也听不懂，然而看见莉迪亚小姐微微撅起的美丽的嘴唇，差不多也明白了她的意思，因此他开始滔滔不绝地把他的亲戚夸了一番，到最后结束时还保证他的亲戚是一个十分有教养的人，出身在一个世代相传的班长^[2]家庭，肯定不会妨碍上

[1] “那一位”指拿破仑。

[2] “班长”见前《马铁奥·法尔哥尼》注。

校先生，因为他，船主，负责把他安置在船上一个角落里，你们根本就不会觉得有这个人存在。

上校和内维尔小姐听别人说科西嘉有些家庭父子世代相传都当班长，未免觉得有些奇怪，然而他们心地单纯，以为所说的班长就是指步兵班长，因此断定这乘客一定是船主出于好心，想顺便捎带的一个穷鬼。如果是个军官，那么就免不了要同他交际应酬；但是，要对付一个班长，就不必有任何担心，因为班长本身就是个无足轻重的人物，只要班长不带着他的士兵，用刺刀上了枪，然后强迫你到你不愿去的地方，那么他就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物。

“您的亲戚会晕船吗？”内维尔小姐用十分生硬的口气问。

“他从来不晕船，小姐；不管是在海上或者陆地上，他的心都结实得如同岩石一样。”

“那好吧！您可以把他带过来。”她说道。

“您可以把他带过来，”上校也跟着说了这一句，接着他们又继续散步去了。

傍晚5点左右的时候，马泰船长过来找他们上船。在那边港口上停泊着船长的舢板，他们看见舢板附近站着一个身材高大的青年，身上穿了一件蓝色长外衣，衣服上的钮子一直扣到下巴，脸晒得黧黑，他的眼睛又长又大，两只黑眼珠炯炯有神，模样儿看起来直爽而聪明。从他总是向后缩肩站立^[1]的习惯，以及他嘴唇下面卷曲的小胡子，就可以断定是个军人；因为在那时候街上还没有流行留小胡子，国民自卫军也还没有把近卫军的举止和习惯传播到每个家庭。

[1] 军人列队时必须缩肩，以便排齐。

那个青年见到上校就脱下鸭舌帽，于是不卑不亢措辞得体的向他道谢。

“很高兴可以帮您忙，我的孩子，”上校向他十分友好地点了点头说。

然后他下了舢板。

“您的那位英国人很擅长拿架子，”那位青年低声用意大利语对船主说。

船主把食指放在他的左眼下面，两只嘴角向下微微一弯。如果谁懂得手势，就明白这意思是说：这个英国人懂得意大利语，而且是一个很怪的人。那个青年微微一笑，接着用手指点了点脑门，以此来回答马泰的手势，那手势的意思是说所有英国人的脾气都有点乖戾。接着他坐在船主身边，十分仔细观察那个标致的女伴，可是并没有什么失礼之处。

“法国士兵好像都有很好的气派，”上校用英语跟他的女儿说道，“因此他们很十分容易被提升为军官。”

接着他又用法语对青年说：

“朋友，您告诉我，您曾经在哪个部队里服役过？”

青年用手肘轻轻碰了碰他的那位远房亲戚，忍住一个嘲讽的微笑，回答说以前是近卫军步兵营的，现在他是第七轻装营的。

“那么您参加过滑铁卢战役吗？您的年纪看起来似乎还轻了点。”

“对不起，上校，我参加过的唯一战役就正是滑铁卢。”

“打这一仗可抵得上两仗呢。”

年轻的科西嘉人这时咬了咬嘴唇。

“爸爸，”莉迪亚小姐用英语说道，“问问他科西嘉人是不

是十分爱戴他们的波拿巴？”

上校还没有来得及把这句话译成法语，那个青年已经用十分准确的英语来回答，尽管带着很重的外国口音。

“您知道的，小姐，俗语说道：‘本乡人中无先知’，我们是和拿破仑同乡，或许我们不像法国人那么爱戴他。而我，尽管我的家族同他的家族是仇家，但是我爱他而且崇拜他。”

“您居然能说英语！”上校吃惊地叫起来。

“可是说得不好，你们听听就能够发现了。”

莉迪亚小姐对他随随便便说话的口吻微微感到有点不快，可是想到一个班长同皇帝居然会有私仇，于是就禁不住哭了起来。她好像已经尝到了科西嘉的奇特的滋味，她准备把这件事写上她的日记。

“也许您以前曾经在英国当过俘虏吧？”上校问道。

“不，上校。英语我是在法国学的，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很轻，我是跟贵国的一个俘虏学的。”

接着，那个青年又对内维尔小姐说：

“马泰告诉我说你们刚从意大利回来。小姐，那么您一定说得一口纯正的托斯卡纳语；我只担心您听不大懂我们的方言。”

“小女倒是听得懂意大利的所有方言，她对语言十分有天赋，不像我一样这么笨。”

“那么小姐是否听得懂我们科西嘉的几句民歌吗？这是一个牧童对一个牧女说的话：

纵使进入了一个神圣的天国，神圣的天国，

但是如果我找不到你，我绝对不在天国里逗留。”

莉迪亚小姐听得懂这几句话，觉得他引用这两句歌词似乎有点放肆，特别是伴随着歌词射过来的目光，她涨红了脸用意大利

语回答说：

“我明白。”

“您是有6个月的假期所以才回乡的吗？”上校问道。

“不是的，上校。他们要我回去领取半晌了^[1]，也许是因为我参加过滑铁卢战役，而且又是拿破仑的同乡。现在我回家乡就像歌谣中说的一样：希望渺茫，囊空如洗。”

他接着叹了一口气，抬头仰望着天空。

上校把双手插进衣袋，然后用手指翻弄着一枚金币，想找一句话能够帮他十分有礼貌地把它塞进他可怜的敌人手中。

“我也是一样的，”上校用心情十分愉快的口吻说，“他们也同样要我领半晌了；但是……您拿的半晌还不够您买烟抽。您拿着，下士班长……”

这时年轻人的手正放在舢板的船舷上，而且没有张开，上校准备把金币塞进他的手里。

那个科西嘉青年涨红了脸，挺直着身子，紧紧咬了咬嘴唇，好像要发火了一样，突然之间又改变了表情，顿时哈哈大笑起来。那位上校手里拿着金币，被他这一举动惊讶得目瞪口呆。

“上校，”年轻人恢复了一本正经的表情然后说道，“请您允许我给您提两点忠告：第一，永远不要把金钱送给任何一位科西嘉人，因为我的同乡中有人十分不讲礼貌，可能会把钱摔到您的脸上；第二，不要用对方其实并不需要的头衔加在对方头上。您刚才称我为下士，但是我可是个中尉。当然，这其中的差别并不很大，然而……”

“中尉！”托马斯爵士大声喊了起来，“中尉！但是船主对

[1] 王政复辟时期被解职的第一帝国军官，都领取半晌。这里意为退伍。

我说您是班长，而且令尊和府上历代所有的男子都是班长。”

听了这几句话之后，年轻人禁不住仰身大笑，笑得是那么开心，逗得船主和两个水手也跟着一齐放声大笑。

“对不起，上校，”那位青年最后说：“这场误会倒是特别妙，直到现在我才明白过来。的确，我们历代祖先里是有不少班长，我觉得这是我们家族的光荣；但是我们科西嘉的班长，衣服上从来不会有标志军衔的条纹。大约是在基督纪元1100年，有一些市镇为了反对山区贵族的专制，于是起来造反，选出了一批领袖，把他们称之为班长。但是在我们岛上，只要是祖先当过这种护民官的，我们都引以为荣。”

“对不起，先生！”上校大声说道，“我感到万分抱歉。既然您理解了我发生误会的原因，那么还希望您多多原谅。”

他这时向青年伸出手去。

“这也恰恰是对我的小小傲气的正当惩罚，上校，”青年继续笑着说，而且友好地握着英国人伸过来的手，“我一点也不责怪您，要怪的话只怪我的朋友马泰没有把我介绍清楚，那么还是让我来自我介绍一下吧：我的名字叫奥索·德拉·雷比亚，是一个退伍的中尉。从您身边带着的这两条漂亮的猎狗看来，我猜想您应该是到科西嘉来打猎的，我十分高兴带您去看看我们的高山丛岭……假如我还没有把它们忘记的话。”他一边说着又叹了口气。

这个时候舢板已经碰到双桅船。中尉扶着莉迪亚小姐上了船，又帮助上校登上了甲板。到了船上，托马斯爵士对于自己的误会始终觉得心里不安，不知道怎样才可以使一个家世上溯到1100年的人忘掉自己的无礼，于是等不及征求女儿的同意，径自请他一起吃晚饭，同时又对他一再的道歉，一再的跟他握手。莉迪亚小姐果然微微皱了一下眉头，但是归根结底从客人口中得知

班长是怎么回事不是一件坏事，更何况她对那位客人并不讨厌，甚至还开始发觉他有点贵族气派，只是他过于直爽和过于快活，所以不像小说中的主角。

“德拉·雷比亚中尉，”那位上校手里拿着一杯马德拉葡萄酒，按照英国礼仪向中尉弯了弯腰，接着对他说，“我以前在西班牙见过许多贵同乡，他们是一些名震一时的狙击兵团。”

“是的，他们中间有许多人都埋骨于西班牙了，”年轻中尉神情严肃地回答说。

“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一个科西嘉营在比托里亚战役^[1]中的作战行动，”上校继续说道，“我当然还一直记得，”他揉了揉胸口，接着又加上一句，“他们一直躲在花园里，然后在树篱后面放冷枪，那场战役打了整整一天，而且打死了我们不知多少人和马。在决定撤退的时候，他们迅速地集合在一起，然后一溜烟地跑了。我们想在平原上报复他们一下，但是那些怪家伙……对不起，中尉——我要表达的意思是那些好汉，他们排成方阵，我们想尽办法攻破。那时候的情景至今还历历在目，在他们方阵的中间，我记得有一个军官骑着一匹小黑马，守在鹰旗旁边在那里抽雪茄，就好像坐在咖啡馆里一般。有时似乎有意气气我们，他们甚至还冲着我们奏军乐……我派了两队骑兵冲了过去……啊！不但没有冲破方阵，而且我的龙骑兵反而向斜刺里避让，然后就向后转，还被乱七八糟地退了回来，许多马那会儿只剩下空鞍……但是他们该死的军乐还奏个不停！等到罩住敌方的硝烟逐渐散开以后，我看见那个军官仍然守在鹰旗旁边抽雪茄。我禁不住怒从心上起，于是亲自带领部队进行最后一次冲锋。他们的枪

[1] 1813年6月21日英将惠灵吞在西班牙的比托里亚大败法国。